



抒写诗歌给党听

□ 曾景贵

诗歌是浪漫的，但工作却是严肃的。毕业后，我成为一名刑警。侦破案件时，我觉得只凭单纯排查摸底破案方式，很难适应新形势的需要，需要运用更先进的刑侦理论，如怎样“引蛇出洞”，怎样“调虎离山”等等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，刑警生涯最让我骄傲的，是侦破了三年未发现的腐烂尸体大案及曾多次侦破盗窃案件，让失盗物品完璧归赵。

1998年，我被调到康庄派出所，第二年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

共产党。入党后，我对自己的要求更加严格。

管辖内某景区的投诉量很多，作为八达岭的驻镇民警，我誓死也要捍卫人民警察的尊严。我以警院学习的法律知识为武器，既有《英雄儿女》里王成“向我开炮”的勇敢无畏牺牲精神，还有党性原则的指导，与其是说我“舌战群儒”，打消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，不如说是用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武装起来的党员警察，以一身正

义取得了最终的胜利。

做一名“人民满意的警察”，必须得到人民的认可。2004年，我成为了永宁派出所片警，在此工作期间，永宁辖区共有26个村，有23个村送来锦旗。之后我在刘斌堡乡驻村工作，12个村也相继送来锦旗。这些都是对我工作的肯定，也是激励我前行的动力。

从警近40年，我破获过杀人案、下河救过人、为行动不便的老人理过发、给失足人员送过温暖。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：我时时刻刻，都在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。我终生热爱自己的公安工作，哪怕在多么艰苦的环境，哪怕是在默默无闻的工作岗位，心中也会一直充满力量。

“忘我的工作换来一面面锦旗，群众的表扬信一沓又一沓。头上国徽，对得起普通群众，只是内心愧对我的家人……我的爸爸是一名普通警察，金色盾牌守护着万户千家。相信您的舞台越来越大，定能留下辉煌的公安生涯……”

日积月累，我写的诗歌已经近百首，这源于多年身体力行的工作实践与总结，每一首歌颂人民警察的诗，都凝结着我对这个职业的热爱与对党的无限忠诚。

1963年，我出生在郁郁葱葱的百里山水画廊，耳畔经常传来

“哗啦、哗啦”白河水的流淌声。青山绿水伴随着我的童年，也在幼小的心灵内植下了一颗文学的种子。我不仅是村里第一个通过高考走出大山的孩子，而且还在1983年实现了做一名人民警察的梦想。从此，我的每一首诗歌都凝结着我对这个职业的爱。

几年后，离开白河堡检查站，我去北京警察学院学习。无论是在一旦下雪就无法回家只能睡帐篷的白河堡，还是在警察学院紧张的学习期间，我都没有放弃诗歌创作。诗歌，是我永远的追求！

读书人的真本色

——读止庵《沽酌集》

□ 刘敬

“从根本上讲，我把阅读视为对于真理和创造的一种认同过程。所以一再声明，自己真正的兴趣是读书，偶尔记录感想，不过是副产品罢了。”止庵先生在随笔《关于自己》一文中如是坦言，此文收录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《沽酌集》一书。即便愚钝如我，也能感受到文籍满腹的止庵先生的蔼然谦逊，而若是从先生与读者快意分享的“阅读使我真正成为我”这一角度去进一步理解，素以“书虫”自诩的吾辈，怕是会更加惭怍汗颜吧。

放眼周遭，真正嗜书如命、以阅读为乐的人，总是难寻一二。要么是“黄金屋”，要么是“颜如玉”，要么是“千钟粟”，纵使年轮流转，逝者如斯，多数读书人终其一生，骨子里的追求似乎亦仅止于此，亘古难移。止庵却是个“另类”，能兀兀穷年地静守一颗读书初心，板凳坐得半生冷，文章不写一句空，不管是周氏兄弟、张爱玲、刘半农、废名、钱穆等现代作家、学者的品评与考据，还是对日、法、俄等外国文学、历史、艺术作品的赏读与剖析，抑或畅谈自己选书、买书、读书、写书、编书的过往与心得，皆能体现他的慧眼独具与个性思考，其卓越才华、丰博学识与深厚修养，自始至终氤氲弥散于纸页间。

譬如，谈到周氏兄弟，止庵称，“二人差异之一是美学上的。哥哥激越，弟弟沉郁，哥哥长于审美感受，弟弟偏重人生况味。他们都对我有重大影响，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。”止庵直觉敏锐，能从细微之处，通过多层面的对比，发掘出作家文字所传达的精神的异同……

应该说，书评、书话，或者说读书随笔类的文字，近年来是走“下坡路”的，虽不致每况愈下，却亦是目共睹的萧索冷清。究其因，实是此类文字大多是人云亦云的“掉书袋”，亦或替亲朋好友鼓吹叫卖、广而告之的臆妄软文，说是“鸡肋”尚且不如，又何谈有趣有味，引人注目？然而，

这本《沽酌集》里的文字，虽“大多数是读书所得”，却已是第三次出版了，其蓬勃昂扬的生命力源于何处呢？虽止庵笑言，名为“沽酌集”，“就中意味，与沽酒自酌约略相近。若说不足与外人道未免夸张，总之是自得其乐。至于偶尔写写文章，到底还是余绪，好比闲记酒账而已。”可执卷细品，我们自然可以咂摸出止庵作文时的意在笔先，“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，写文章之前就要想一想，你写的这篇文章究竟有没有生命力。”不偏狭，不妄言，没有充足的准备不会轻易下笔。止庵读书，有一个原则，即“不从众、不趋时、不受惑”；止庵为文，“写的虽然是‘小品’，但准备的时候却要用写‘大品’的态度对待，也就是说，我写的文章，要有小品的形式和态度，但却要用写论文的方式来准备。”譬如，他曾写过一篇关于法国作家罗伯·格利耶的文章，尽管只有3000字，但其读罗伯·格利耶却读了有200万字！“写文章就像用桶取井水，井一定要比桶大，你内心必须有一井水才能往外打一桶水。”这才是止庵的学者与作家本色，一个真正的读书人的本色。

止庵并不赞同在读书上固步自封，或者说画地为牢，“应该让自己的视野更宽广一些”，这同样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。止庵以自己为例，说自己原本读书写文章，主要集中在文学领域和先秦哲学、历史领域等，但这本《沽酌集》涉及的面却比较广，诸如历史、思想、艺术，乃至旅行饮食、服装时尚、日常生活等。

“真正读书的人，什么书好才读什么书，并非什么书新才读什么书。”在《话说两种读书态度》一文中，止庵如是强调。诚哉斯言！愚之见，在2021年的深秋，有幸读到这本《沽酌集》，委实是赚大了！

书海掠影



青春岁月



永远的精神家园

□ 高立树 文/图

当兵十五载，经历新兵训练团、军校、部队机关、基层连队、海岛，军营生活给我留下了满满的回忆。光阴荏苒，我脱下军装转业回地方工作已近十年，军营生活的许多场景已变得模糊，唯有海岛工作的经历依然历历在目，清晰如初。

新兵训练结束后，我被分配到沿海某舰艇部队所在的海岛。从位于内陆的训练团坐火车出发，中途转乘汽车，经过一路颠簸到达海港码头，尔后经过三次乘船，才到达目的地。印象最深的是最后换乘的轮渡，四面透风，海风夹杂着海水特有的腥味和潮湿，亲吻着我们的脸颊。船到码头，走下轮渡，踏上陆地的那一刻，看着停泊在港内的一艘艘渔船，我终于明白，这个海岛，就将是我们的家。

我们单位建有船坞，供军舰维护保养。舰艇的船底一直浸泡在海水中，许多微生物会吸附在船底上，日积月累，船底会附着一层海藻和海绵之类的贝类，既增大军舰航行时的阻力，又会腐蚀船底，加速船体老化损坏。因此，定期刮船底是对军舰进行

维护保养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。

连队组织我们去船坞劳动，其实就是刮船底。这项工作看起来简单，真正操作起来却颇有几分技术含量。船底的防锈漆含有毒性，干活之前首先要戴好防护面具，做好自我保护。为了让我们尽快进入状态，班长拿起一把刮刀，给我们演示操作要领，比如刮刀与船底的角度、用力的技巧、自我保护要领等。刮船底是个苦差事，我们边学边刮，一天下来累得腿僵腰酸痛，鼻孔里满满的是刮船底时产生的碎屑和灰尘。苦和累是真的，但我们那一群十八九岁的毛头小伙子，没有一个人“掉链子”，说苦喊累，大家咬牙坚持着把整个船底刮完，圆满完成了任务。

我们的连队驻扎在马蹄形海岛的里边，在岛的另一边，是我们团的蔬菜生产基地。一共9个兵，班长是一名高个子的五期士官，肤色黝黑，说起话来一口浓重的山东口音。说是生产基地，这里原本是一片砾石满地的山坡，老班长带领着战士们开荒，硬是在寸草不生的沙石地上搞起了种植。在一茬茬战士的努力

下，开荒面积越来越大，种植品类越来越多，西红柿、黄瓜、茄子、南瓜等，应有尽有，后来，还养起了猪和羊。生产基地的蔬菜和肉食供应着全团官兵，剩余的卖给岛上的渔民。在这里，手机没有信号，报纸每月送来一次，陪伴战士们的只有呼啸的海风和潮湿的生活环境，艰苦可想而知。战士们换了一茬又一茬，老班长却留了下来，在这里一干就是十多年。

我有幸在蔬菜生产基地锻炼了一个月。白天，与老班长他们一起下地劳动，浇水、拔草、施肥，干不完的活儿；晚上，我们一起学习政治理论和军事知识，认真做好读书笔记。这里远离城市喧嚣，给浮躁的心灵觅得一方净土，我的内心无比安静和纯粹。在这儿的一个月，老班长和战士们的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，深深影响和感染着我，给我的“兵之初”上了生动的一课，坚定了我在海岛好好工作的决心和信心。

海岛也有迷人的一面。你看，渔船安静地锚泊在港内，偶尔可见渔民的身影闪过；一群海鸥以优雅的身姿掠过水面，留下一串长长的影子；海水有节奏地拍打着岸边的礁石，激荡起一朵晶莹剔透的浪花，宛若一串散落的珍珠；潮水退去，沙滩成为小螃蟹的乐园，它们成群结队地在沙滩上爬来爬去，悠闲地吐着泡泡。傍晚，一缕阳光洒满海面，映照停泊在码头上的威武战舰……

我深深地爱上了海岛，作为一名海岛兵在那里坚守了六年。离开部队之后，我时常会想起在海岛当兵的那段岁月。海岛是我永远的精神家园，每当我浮躁时，海岛会给予我内心安静、纯洁和无尽的力量，让我变得更加勇敢，并激励我奋力拼搏向前！

征稿启事

“我的入党故事”

2021年，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，百年恰是风华正茂。无论你的党龄40年、30年、20年……不管时光怎么流逝，岁月如何变迁，当你想起入党宣誓的场景，是否依然热血沸腾、心潮澎湃。你还记得你入党时的难忘故事和感人情节吗？你成

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光荣经历是怎样的？你是怎样践行党的宗旨履行党员义务的呢？为展现首都职工在党的领导下守初心担使命的生动故事，本报面向全市职工开展“我的入党故事”征文征集。字数800字以内为宜。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